

可儀堂文集



可儀堂文集

俞長城纂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可儀堂文集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此據藝海珠塵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目錄

卷一

一貫解

知命解

太虛太極同異

主靜主敬同異

元亨利貞辨

陰陽大小辨

王霸辨

太極圖贊

誠復誠通說

天人四府說

萬物化生說

混沌說

辨夢說贈魏又京

王氏慕靈芝說

讀說命

讀金縢

卷二

放桐辨

叩馬辨

踐阼辨

坐懷辨

輪迴辨

卻克論

晏嬰論

燕太子丹論

漢高封項伯而殺丁公論

范增論

留侯論

樊噲論

平勃誅諸呂論

丙吉論

王祥非孝子論

嵇紹非忠臣論

王珪魏徵論

宋太宗論

明景帝論

李克論將相議

張說證魏元忠議

嘉靖大禮辨

黃老對

春雨賦

秋月賦

可儀堂文集 目錄

罷奕文

全鏡文

可儀堂文集卷一

清 俞長城字寧世浙江桐鄉人康熙乙丑進士官翰林院檢討有百廿名家制義選

一貫解

夫子以一貫傳曾子。門人疑之。曾子告以忠恕。先儒曰：一貫不可見。假忠恕以明之。是離一貫忠恕而二之也。又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夫所謂一理者何理也？又曰：忠者一也。恕者貫也。忠何以一而恕何以貫？又曰：有天地之忠恕。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然則曷爲不言忠恕而言一貫如是而一貫之旨不明甚矣。俞子曰：此夫子明仁之體也。體物而不可遺者道也。體事而無不在者仁也。在物爲道。在心爲仁。人生于天地與天地同其推之而阻施之而窮者。私以間之也。私既克則欲盡而理行。由是而親親。由是而仁民。由是而愛物。皆自其無私者充之。故有箚瓢陋巷之樂。而後有禹稷之功。有春風沂水之懷。而後有禮樂兵農之事。古所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者。豈物物而給之哉？惟其心之無私而已。此一貫之旨也。浩浩者天之體耶？時行物生者天之用耶？時之行非自行也。物之生非自生也。一元氣之鼓動而已。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元者一也。無不始無不統者貫也。聖人之心。天地同體。聖人之事。天地同用。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天地無心。自實理言。故曰：誠。聖人有心。自實心言。故曰：仁。賢人以下不能不蔽於私。必有以充之。推己及人是也。然必克己之私。而後有以遂人之私。故恕本於忠。克己之私。忠

也。忠卽一。遂人之私。恕也。恕卽貫。誠者天之一貫。仁者聖人之一貫。忠恕者。思誠之事。求仁之方。學者所以進於一貫者也。故曰。忠恕違道不遠。人之一身。五官四肢。各司其用。而所以貫之者。氣也。皮膚之傷。毛髮之拔。其於吾身幾何。而一有所觸。則全身爲之不安者。其氣爲通故也。吾與民物。並生於天地間。猶五官四肢之並具於身。故乍見孺子入井。則有慌惕惻隱之心。見牛之穀。則不忍其死。此可見吾與天地萬物。本無不貫矣。而不能充之。以至不能保妻子。事父母者。是猶有疾之人。神不守而血不流。雖有痛迫疴癢。而不自知矣。故人之有疾者。曰委痺不仁。卽此說也。聖人無疾者也。賢人者。有疾而善醫者也。衆人者。有疾而不知醫者也。醫疾之方。莫如忠恕。曾子一生。反躬克己之學。莫不由是。觀大學可見矣。其所以學。卽其所以教。無二事也。特時不同耳。由忠恕求道。如登山者自坡。浮海者自川。遲速不同。而終有以造其域。故孔子門人七十。而曾子之學。獨得其傳。聖門論仁。或言敬恕。或言訥言。或言愛。或言先難後獲。或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就仁之一端言之也。推其一端。卽爲全體。忠恕之事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克復在己。而歸仁者在天下。何也。蓋己之既克。則已與天下相通。所謂親親仁民愛物之理。皆自此而具。故天下之仁。不外乎此也。一貫之意也。夫子與由回言志。由曰。裘馬與共。回曰。無伐無施。子曰。老安友信少懷。夫回由之願。忠恕也。夫子之志。一貫也。其理則一。其分則殊。故西銘言乾父坤母。民胞物與。而其功本於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所以合上下精粗爲一。而千古之道統。於是乎有默契焉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夫回心乎仁。則自無不貫。諸子由恕入。有所推。卽仁矣。有所

不能推。卽非仁矣。由所推以及於無不推。則子思之致曲。孟子之集義。是卽仁也。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佛老之學。以天地爲糟粕。以人物爲幻妄。獨持所謂神化頓悟之方。以擬一貫。是猶養身者。盡棄其五官四肢。而專守其氣。夫形之不存。氣於何附。豈非不仁之甚者乎。故知一貫之謂仁。則天地之誠。學者之忠恕。有異名而無異理矣。曰子告子貢。亦曰一以貫之。亦謂仁乎。曰曾子之一貫。以道言也。子貢之一貫。以學言也。回之聞一知十。卽一貫。賜之聞一知二。卽忠恕。曾子之一貫。誠意之事。仁之體也。子貢之一貫。致知之事。智之體也。

知命解

古之言命者。或言氣數。或言義理。或兼氣與理而歸其權于冥冥之中。言氣數者。十千之變化。五行之生剋。是也。然天下有同命而禍福殊。是氣數不足憑也。言義理者。爲善得福。爲惡得禍之說也。夫申生被謗。豈不孝乎。比干剖心。豈不忠乎。是義理不足恃也。兼理與氣而歸其權于冥冥之中者。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然權旣操于冥冥。而聖賢必曰受命。又曰立命。又曰知命。則命又非冥漠不可知之事也。且命其果無耶。何以曰富不可求。何以曰祿不可干。命其果有耶。則一人一命。億萬人億萬命。天且日取天下之人而衡量之。以畀之以禍福。天亦甚煩。而鬼神亦太勞矣。由是言之。謂無命不可。謂有命亦不可。謂命在人不可。謂命在天亦不可。吾以爲氣之流行者。命也。天地止有一命。而人與物並囿于其中。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夫上古尙醇朴。而後世貴巧詐。治朝進公直。而亂國崇佞諛。凡此者皆命也。天地以一命自爲消長。

而任人之醇澆賢否以得禍福。故蚩尤而處春秋。則霸諸侯矣。曹操而居成周。則驅海隅矣。其驪而當漢末。則膺符命矣。則天而遇武王。則汚黃鉞矣。故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謂之泰。泰之時。君子當進。退則凶。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謂之否。否之時。君子當退。進則凶。其在小人亦然。是則一消一長。一進一退。在天地亦隨氣運之適然而不能自主。而況于人乎。夫天地。鼎也。人物。鼎中之實也。火炎水沸。則五穀百味。俱受烹于鼎之中。而其間有生有熟。有速有遲。則係乎物之堅柔。地之遠近。而鼎不與焉。夫天地之有治亂盛衰也。猶一歲之有寒暑也。一日之有晝夜也。當其寒。萬物皆肅。有人焉裸體而處。斯死焉。當其暑。萬物皆溫。有人焉重裘而趨。斯死焉。當其晝。萬物皆動。有人焉晝寢而不寤。斯死焉。當其夜。萬物皆靜。有人焉夜飲而無間。斯死焉。是故桃李茂于春夏。松菊植于秋冬。蠅遇晝而鳴。螢遇夜而照。此非草木昆蟲之命。而天之命也。天之命不已。而萬物隨之以爲消長焉。豈物物而與之以命哉。國之將亡也。忠臣死。亂臣生。此其命在國。不在臣。家之將破也。賢子死。逆子生。此其命在家。不在子。故以伯夷之清而餓。非伯夷之命。當餓。而商之末。當有濁。不當有清也。以柳下惠之直而黜。非柳下惠之命。當黜。而周之末。當有枉。不當有直也。仲尼顏淵並生于魯國。而或壽或不壽。非仲尼顏淵之命不同。乃魯國之命衰。故生一聖人。不能復生一聖人也。伯牛仲弓並生于冉氏。而或疾或不疾。非伯牛仲弓之命不同。乃冉氏之命衰。故產一大賢。不能復產一大賢也。若九官十二牧之並登于虞。十亂之同升于周。六七王之相繼而興。大天王季文武成康之接踵而起。此乃天地之氣之所聚。而豈諸聖賢之所能自主乎。孔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

廢也歟。命也。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古之聖賢，不以一身之禍福爲命，而以道之行廢爲命。視命者大，則知命者微。故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二者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夫天者，命也。有道則以理勝，無道則以勢勝。有道無道，皆天之命，而人卽以順逆辨存亡，是故天下皆饑，而積穀者不饑；天下皆溺，而居高者不溺。天地有乖戾之氣，善養性者，觸之，不怒，不善養性者，怒矣。天地有癘疫之氣，善衛生者，遭之，不疾，不善衛生者，疾矣。是故喜至則雀喧，雀非知喜，喜氣聚則雀感之而喧；是以知其有喜也。憂至則鵲鳴，鵲非知憂，憂氣聚則鵲感之而鳴；是以知其有憂也。古之聖人，知天命之無常，常有以導其善氣，絕其惡氣，故喜日至而憂不生焉。是故易之爲書，復則靜以養陽，姤則嚴以防陰，遯退而壯進，夬決而剝止。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舉天下氣數之所值，而一以義理處之，潛見惕躍飛亢，六位時成，則天無權而命在我。故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又曰：五十而知天命。聖人學易之年，卽知命之年。于此知古今言命者，莫精于易，而陰陽術數之書，脩禳感應之理，舉不足道也。乃若堯舜無子而傳其賢，孔孟無位而明其道，董仲舒韓愈之闢佛老，身屈而理伸，諸葛亮文天祥之復漢宋，功隱而節顯，聖賢處不得已之地，則委曲以濟其窮，所謂立命。故曰：天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而豈袁黃行善徵福之說哉。然則安其命者，受命也；回其命者，立命也；受命立命，皆曰知命。受命者，後天立命者；先天，夫如是而聖心一命矣。聖身一天矣。

太極太虛同異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張子曰太虛無形。氣之本體。俞子曰太極太虛。其理一也。太極者。合理與氣言之也。太虛者。分理與氣言之也。合理與氣。則有天地而道在天地。有人而道在人。有物而道在物。分理與氣。則無天地無人無物。而道自在也。言太極。知理之不離乎氣。言太虛。知理之不即乎氣。人之有性。其太虛乎。性發而爲情。太虛之聚散乎。性不可見。見之於情。而情非性也。合性情而統於心。其太極乎。吾於太虛。見性體焉。吾於太極。見心體焉。其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則即有以見無。而非混也。其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則虛者不離乎實。而非偏也。別形上於形下。則曰太虛。統小德於大德。則曰太極。然則老氏所謂有生於無。釋氏以山河大地爲見病。卽太虛之說乎。曰理體乎虛。而功徵於實。舍實而言虛。佛老之誤也。

主靜主敬同異

周子曰五性感動。善惡分焉。聖人主靜。以立人極。程子曰涵養惟主敬。進學在致知。俞子曰主靜主敬。其理一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人之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聖人之體天以應人也。莊敬日強。學者之盡人以合天也。惟聖人氣得其粹。故清明在躬。而志氣如神。靜而自敬也。自非聖人。必有以持之。使耳聰目明。手恭足重。喜怒哀樂。以時中節。始於勉而卒於安。則有思而無思。有爲而無爲。是故靜無不敬也。敬則可以歸於靜也。故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言主一則非拘迫矣。言無適則非執滯矣。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則靜亦非枯槁而寂滅矣。靜者無形之敬。敬者有覺之靜。二子之說未

始不歸於一也。書稱安安。詩詠敬止。靜而敬也。曰克己。曰誠意。曰致中和。曰求放心。敬以返於靜也。吾故曰主靜之說。爲聖人言之也。主敬之說。爲學者言之也。

元亨利貞辨

元亨利貞。程子以爲四德。朱子以爲占辭。程子是也。朱子非也。四德者。本於文言。春夏秋冬。仁義禮智。是也。占辭者。諸卦之彖傳。所謂大亨貞。大亨以正者也。然則文言分爲四。彖傳分爲二。乾之彖傳分爲二。諸卦之彖傳合爲一。夫子贊易。蓋虛易理之不明。而繫之以辭也。而乃忽分忽合。忽異忽同。則人將苦其折衷之無從。而啓後世之爭矣。此非聖人之意也。其曰乾道大通至正。占之者當得大通。而利在正固。夫六十四卦。安有不利于貞者。安有不貞而利者。亦安有貞而不利者。吾觀易卦之辭。合言利貞者。蒙。大畜。離。咸。恆。遯。大壯。漸。兌。渙。中孚。小過。既濟。十三卦。吾不知何以利于貞也。分言利貞者。需。同人。明夷。家人。蹇。損。六卦。吾不知何以利而貞也。不言利貞者。小畜。履。泰。大有。謙。觀。坎。晉。睽。解。姤。升。井。鼎。震。艮。歸妹。豐。未濟。十九卦。吾不知何以不利于貞也。言利不言貞者。訟。豫。蠱。噬嗑。賁。復。大過。益。夬。萃。巽。十一卦。吾不知何以不貞而利也。言貞不言利者。師。比。頤。困。旅。五卦。吾不知何以貞而不利也。夫六十四卦。莫尊于乾。猶且大亨而利于貞。然而屯。隨。臨。无妄。革。皆曰元亨利貞。則是五卦之德。與乾並也。又大有。蠱。升。鼎。言元亨。而不戒以貞。則是四卦之德。優于乾也。勢之大莫如大壯。德之大莫如大畜。然僅言利貞。不言元亨。有戒而無許。則是二卦之德。又不如屯。隨。臨。无妄。革。大有。蠱。升。鼎。諸卦也。且諸卦中有曰利君子貞。有曰不利君子貞。

然則有利小人貞者乎。有曰利貞。有曰小利貞。然則有大利不貞者乎。是故知利貞之非戒辭。則知元亨之非許辭。知元亨之非許辭。則知元亨利貞之非占辭。而元亨利貞之爲四德。且夫元亨利貞四德。各有所指。不可渾也。自其大而善者言之。謂之元。自其通達言之。謂之亨。自其得宜言之。謂之利。自其正而可久者言之。謂之貞。乾固備此四德。而諸卦又因其卦之大小。而辨其德之全與不全。于是有言元亨不言利貞者。有言利貞不言元亨者。有言元不言亨。言亨不言元。言利不言貞。言貞不言利者。此可見四德有合有分。不可渾而爲一也。是故有元吉。又有大吉。元與大異也。有不利君子貞。有勿用永貞。利與用異也。元亨就統體而言。故屬陽。利貞就條理而言。故屬陰。于是以元亨爲誠通。而以利貞爲誠復。猶之春夏陽而秋冬陰。仁禮陽而義智陰耳。至于彖傳大亨貞。大享以正之言。特聖人之省文也。而欲執此而變四時爲二時。約四德爲一德。其可乎。或又執利牝馬貞。利幽人貞之辭。以爲利于正固之說。此又不然。夫利一德也。牝馬之貞。幽人之貞。又一德也。利涉大川。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言其利。而舉其事以實之也。不利涉大川。不利有攸往。言其不利。而舉其事以實之也。利君子貞。言雖利而君子當貞也。不利君子貞。言雖不利而君子尤當貞也。易爲君子謀。其不教以不貞也明矣。由此言之。元自元。亨自亨。利自利。貞自貞。分之則明。合之則晦。豈不信哉。是故元亨利貞。以理言也。吉凶悔吝无咎。以事言也。以元亨利貞。合之吉凶悔吝无咎。而天下之禍福盡之矣。朱子於利永貞。則謂利在常守其正。於元永貞。則又謂元善常永正固之德。於小吉小亨。則謂大小之小。於小利貞。則又謂大人小人之小。其勉強牽合。似不可信。余故折衷於程

子云。

陰陽大小辨

俞子讀易至大過小過之卦。解之者曰。大過。四陽居中。陽過乎陰。是謂大過。小過。四陰居外。陰過乎陽。是謂小過。大者陽也。小者陰也。喟然嘆曰。易扶陽抑陰之書也。烏有陰過而係以卦者乎。夫天下過者皆陽也。不及者皆陰也。陽過而大。是謂大過。陽過而小。是謂小過。皆陽之爲也。何取乎陰。吾觀陽之爲物也。宜聚不宜散。就一陽而統之。俱足以有爲。取諸陽而散之。則不克濟。一陽之卦。復師謙豫比剝。以陽爲主。固已。二陽之卦。陽之散者。各因其德以係之名。其聚者皆主乎陽。二陽在下爲臨。臨者陽之長。二陽在上爲觀。觀者陽之尊。二陽在二三爲升。升者陽之進。二陽在四五爲萃。萃者陽之集。二陽在三四爲過。過者陽之合。合則爲過。合而不當位則爲小過。而要之以陽爲主。世之盛也。君子合而在上。則立其功。五臣十亂之輔虞周也。世之衰也。君子合而在下。則明其道。七十子之從孔子是已。若乃在變亂之時。既不足立功。又不足以明道。而猶有二三君子。相慰相勉。相勸相勵。則聖人亦必錄而存之。如北風之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小宛之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無非兩陽相比。以求免于羣陰。而聖人不廢者。存陽之意也。此小過之說已。吾又觀易之爲書。凡陽之聚散。聖人未嘗不深計之也。三陽合于上下。則爲否泰。父母之交也。三陽合于中。則爲咸恆。男女之交也。損三陽在下而忽上。則于三曰。三人行。則損一人。言陽去也。益三陽在上而忽下。則于四曰。利用爲依遷國。言陽來也。四陽在下爲壯。陽壯也。四陽在上爲遯。陽遯也。四